

潘峻峰 著

长篇小说

中毒

到底谁中了毒？
而解药又在哪儿？
一个基层小公务员为了副科级的奋斗史！

河南文艺出版社

长篇小说

中毒

潘峻峰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毒/潘峻峰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1
ISBN 978-7-80765-703-3

I. ①中… II. ①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3506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45 000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我给你签个字,好吧	001
收一点,敛而不张	005
我还气	010
你赌咒	013
毕竟是过去的村干部	017
去,去,你先回去吧	022
这莫非是天意	026
不需要第三人在场的第三人	029
哥你别计较	035
以后在单位别喊叔	039
谁看见你给钱了	042
他感觉自己就像过了期的彩票	046
灯光是那种冰冰的淡漠的暧昧	054
这颗子弹或可放在自己的柜子里	062
这是一张最高级别的通缉令	065
万一呢	070
你的,明白?	075
兔子急了还蹬鹰呢	085
唇谈	092
一个股级干部还是个屁股的“股”	101

好吧好吧，你胜利啦	105
作风问题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经济问题	113
恭贺高升啊	121
也弄不清这个词谁发明的	125
哎，你是醉了啊还是疯了啊	131
我倒是想受贿呀，可是谁送呢	135
一个醉鬼的证言可以采信吗	142
女人真是世界上最善变的动物	150
权力这条猎犬	157
你的局我不搅了	162
哥，我看还是共勉吧	170
暖棺	182
算我内退，总可以吧	192
补门的那种真没有	196
千金散尽戴月归	200
月下何所有，一树紫桐花	204
恋爱谈得多了，走在街上你都心虚	207
我……的……个……妈……呀	212
也许真有啥亲戚吧	218
靠你起哇，你好的意思	224
乖乖！港商	230
锁清秋	234
鄂君启金节	242
副科级！屁都不算	248
后记	252

我给你签个字,好吧

中午十二点多了,上访的人还围了一屋子。其实县委书记荣季儒一上午也没能处理几件事,其中一件是县城的一所中学有个读初二的男孩子二十多天没有音讯了,这孩子是南部山区亮山镇的,他爹在江苏盛泽打工,他妈刘朝月今天抱着他妹来找事了。

刘朝月压根不知道去哪儿告状,更不知道信访局咋走,不过他们东楼村有个能人叫王有道,刘朝月的公爹张传发头天夜里夹了两条帝豪烟去找了王有道。

王有道也就四十四五岁吧,披了件西装褂子,商标缝在左边袖口上,左上口袋里还插了支圆珠笔。王有道两年前还是东楼村的村委会主任,后来检察院把他抓了起来,说他贪污了计划生育罚款。王有道说他压根就没贪成,是别人的事牵扯了自己,亮山镇许镇长跟镇委书记赵海有矛盾,赵海指使人写了许镇长的检举信。

许镇长把市里县里纪检委、检察院大大小小部门一通打点,大伙心照不宣,也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今夜能卖的东西绝不留到明天一早。

好吧,好吧,这头我尽力而为,那头你自己看着安排吧!没事就好啊,不过你真要是干了违法的事情,我是绝不会手软的,法不容情,法不容情嘛!

大概就这个意思,许镇长记不起都是上头哪些人和他说了这些话,真还难为了这帮兄弟,不光见不到他们半张字据,连一句有漏洞的话你都休想听到。又一想,自己不也是一样玩着手下那帮毛还没长齐的小干部,不禁鼻子哼哼一阵冷笑。

书记和镇长,关系微妙得有时就像夫妻,矛盾不断但还要在一口锅里吃饭,夫妻反目了还可以离婚,书记、镇长成了仇人就没那么简单了,弄不好那是要见血的。从夫妻的角度说,老许他男人赵海最近又在挑自己的刺了。

这晚他没有回镇里,在县城北环路东段的茗缘茶楼订了个中包等王有道。

茗缘茶楼二楼绿缘厅,电视机音量开得比平时要大,再加上总台播放的轻音乐,从外面根本听不到室内的动静。绿缘厅服务员小雪头枕着许镇长的腿躺在沙发上。许镇长当镇长之前在县土地局时他们就熟,也有三年多了。

“晚饭后你带他去梦琴,找个你能说上话的人去陪他。”许镇长抚了抚小雪的头发。

“那我呢?你今晚还回亮山啊?”

“我今晚还有事要办,你也去陪陪,看看火候要是不够你再陪着喝点红酒。”

“我不去,啥人都让我去陪酒啊。”

“等这事忙完了带你去郑州玩几天。你晚上看情况吧,他醉了就在君悦宾馆给他开间房。”

许镇长把一卷钱塞进她的内衣:“上次送你的手机用得惯吧?”

“有啥,不就是个破手机。”

“咋破手机,像素很高啊。”

“也是,拍照片还可以。我给你拍一个,我给你拍一个。”

许镇长一只手挡着脸,另一只手去摸她的上衣扣子……

七点半都过了,天还没有全黑下来,街上的路灯就亮了。王有道是亮山派出所的面包车送来的,车顶上也装了个旧警灯,一闪一闪的。开车的是协警小张,人送到了,小张也没上楼,给他表叔许镇长打了个电话就开车走了。

许镇长:“王主任,赵书记家的保姆咋走了?和我说了好多次,气得很啊。”

王有道:“镇长,你真不知道啊,他老婆闹了好几回,把脸挖得都是血印子,幸好不知道是东楼村的,要不非找到家。”

许镇长:“走得远吧?”

王有道:“跑东莞混去了。他们找不着,没事,你别担心。”

许镇长:“我担心?我担心啥?人是你找的,关键是现在老赵要整你,不然我满脑子的事能在这儿跟你扯闲淡。”

王有道:“他妈的,主任主任不让我干了,就为了个计生罚款,还差点把我弄进去,现在又找啥事?”

许镇长:“唉,别说了,还是这事,老赵成天想着挤对我,你是他拿下的,这不就想着你肯定站在我这边,他弄不了我,不就想着弄你。老王啊,我知道你是他害的,现在还说啥呢,你不是我的人也撇不清了。这边我和有关部门都打过招呼了,该办的我去替你办,两年前的事了,也没个实在的证据,你别乱说,横竖有我。”

王有道:“镇长,我现在手头紧哪。”

许镇长:“老王,要不是赵海那王八蛋,你说关我啥屁事,他连我都容不了,还能放过你?那保姆也走了,事又闹得满城风雨,他这口毒气能不出?”

王有道:“许镇长,我清楚我清楚,全仗你啊,你咋安排我咋弄,弄得没路走,我告狗日的去,去郑州去北京,看我不告……”

小雪进来上茶,王有道也就不吭了,但心里一个劲翻腾:日他个姐,那保姆是你小许让我找的,你使个美人计弄得他老赵臭名远扬,现在都成了我的错,要是当初能看透你小狗日的坏心思,打死我也不端这个屎盆,计生罚款的事你小许是没得着多少油水,乖乖你倒手快,来亮山为了拉人你把当初那事的证据都攥到了自己手里,这回不知又和赵海闹的啥屁事,还说不准呢!

县城世纪广场东边就是信访局,白铁皮焊的大牌子漆了红漆,成半弧形挂在楼脸上。王有道坐在广场的石椅上抽烟。

刘朝月的儿子张晓军丢了,这事可大了,眼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可在一百多万人口的河阳县,当官的谁又能把他当成一回事呢?县三中有两三千学生,老师看不过来,校长更不会成天看着老师,谁管这事呢,只有上访啊,专等县委书记当班的那天去,人越多越好,走到信访局门口就开始喊冤,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放声哭,哭不出眼泪干号也别闲着,就说是老师打走的,校长撵走的,见了当官的你别看他,看他你心里怵,一怵你就不会说话

了,你真要哭不出来,你不是抱有小女儿吗,你使劲掐她啊,她哭也一样,要不然你全家都丢了也没人管你闲事。

王有道给刘朝月交代一路,经了上回许镇长那事,他也算长了见识,一件事前前后后盘弄过来,结的有仇人,交的也有朋友,探的还有些路子,不说在河阳县,至少在亮山镇他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了。

信访局门口摆着桌子,上访的人在这儿先交上访材料,然后领取号牌才能进入大厅。大厅的几排条凳上坐满了人,按照号牌的先后,他们才能逐个进接待室向领导反映自己的问题。

长条会议桌对面,信访局长老窦坐在荣书记左边不停地抽烟,刘朝月屋前屋后地说了孩子丢失的事之后,就按王有道说的不住地干号,手躲在衣裳下面掐怀里孩子的屁股。一个接待室烟雾缭绕,哭爹喊娘,老窦喊了几嗓子见没有平日的成效也感到束手无策,旁边相关单位的头头脑脑也无计可施。

“小刘,你的材料我看了,我给你签个字,好吧,让公安局和教育局他们尽快去办。”

这种场面县委书记荣季儒见得多了,今天是他的接访日,县电视台架了两台摄像机正对着他拍。他只能这样不紧不慢不温不火,在桌子底下把皮鞋脱掉有节奏地抖动着双腿。荣书记今年四十六七岁,不抽烟,透过两只近视镜片,他像看戏一样看着眼前的一幕幕,或说是欣赏吧,不论是悲剧还是喜剧,现在他都乐意去看,因为针对这项工作,只要时间过去了,工作也就算是完成了。

程序也不复杂,有政策的就说一说相关的政策,但解决也有个时间问题,也就是过程啊,也不能急啊,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没有政策的那肯定就解决不了,我们县委也不是省委,更不是国务院,想解决问题也解决不了,县委必须服从省委服从党中央!最简单的是在材料上签字,批转给某单位某领导马上解决,或限期解决;麻烦些的就安排秘书小尚打电话把相关负责人叫到现场,当面安排;再棘手些的无外乎使个眼色,于是在场的工作人员一拥而上,连拉带拽把上访人拖出接访室。就是这样,一件件也就有了个眼前的处理结果。当然这不包括有背景的那些上访者,对待那些人另有另一套游戏规则。

收一点,敛而不张

刘朝月和她闺女还在接待室里哭闹,王有道已经在世纪广场西边的小吃店里喝上了。一盘红烧牛蹄筋,一盘清炒小河鱼,一盆面炕鸡兑丝瓜,一盘凉黄瓜拌荆芥。小包间里开着空调,冯承林坐在北手,对面王有道也是熟不拘礼,三两剑南春下肚,脸也有些泛红。

王有道坐在广场椅子上吸烟的时候给章致打了电话,主要是说刘朝月来找县委书记上访的事和上访的那一套章法,章致明白他还有一层意思是说自己来城关了,就说:“我陪领导下乡来北片了,你千万别走,中午还是小冯冯主任,政研室的那个冯承林啊,他陪你,我晚上尽量赶回,晚上陪哥啊!”

王有道也习惯了,只要有人安排不用自己掏腰包吃饭就行,鬼知道章致这个小王八羔子又躲在哪里捂住半边嘴说瞎话,声音低低的而且语句短促,仿佛领导就在旁边拿眼很不耐烦地瞅他。手机这东西,真不知颠倒了多少黑白,错乱了多少时空,它就像风筝上的那根线,你飞得高了它就放长些,你落得低了它就马上收紧,但是不用它又不行,没了这根线风筝也就不是风筝了。

“王哥,再喝两杯,章秘都和我说了,吃完饭陪你去洗个脚醒醒酒。”冯承林给王有道让烟。

“冯主任,老弟,那事咋样了?”

经常是冯承林陪他,一来二去王有道也就和冯承林近了。其实政研室就三个人,主任是县委办一个副主任兼的,一个副主任老韩是个女的,是在那里养老的,干不了事也不干事。具体的那些可多可少的工作都是冯承林干,政研室归口县委,冯承林也就算县委的人,出了门大家也不好直接叫他

小冯,所以都喊个“冯主任”。

眼下都这样,你喊人家个职务,人家听着舒服,自己也不会少点啥,真的假的对别人也是个抬举和尊重,关系也好处。要是遇上真想当主任又没当上的,心里难免郁闷:“别瞎叫了,日弄人哪。”你话头一转:“这还不是迟早的事啊,别到时候不认人了,哈哈……”一串哈哈下来,局面重归融洽,尴尬的话反成了一种预祝。别管物价涨多少,这些好听的话还是长期保值的。

冯承林一听问那事咋样了也不好说啥:“无所谓,无所谓……”支支吾吾算是回答了。

能咋说呢,首先是他自己压根就没底,从章致那儿得到的消息似乎有了些眉目,但终究没个明确的答复,这让他对那一帮子人都顿生了些许怀疑。可是怀疑也仅仅是怀疑,这种事就像是神话,传说而已,只能是传说,道理很简单,因为自己不是事件的当事人。

这话猛一听有些矛盾,其实指的是自己不是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当权者的意思。

冯主任虽然觉得自己做了很多不靠谱的事,但他却说不清是喜欢还是厌倦,他每天泡在这个圈子里,原本是不想为也更不愿去为的,但生活中的有些事的确不是按想象发展的。

你可以回忆一下,你现在的婚姻和你结婚前设想的,不说绝对,基本上都是两码事,就如同自己在农开办上班的妻子陈传凤,如果不是她爹陈茂山在亮山打理事小煤窑兼办采石场多年,也不可能和上上下下的头头脑脑混得火热;如果不是拿钱“捐”了个市政协委员,她爹也不能七拐八抹把高中毕业的陈传凤弄进县农业开发办公室,陈传凤不在农开办工作,自己去搞调研就不可能认识她,那么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也就基本上不可能和高中毕业的陈传凤结为连理了。

照理也不能这么说,虽然老婆当初是经过他高中同学金波介绍的,但那也是自己见了面痴了心之后,主动请路子很通的金波介绍的。

冯承林今年三十岁,比陈传凤大三岁,现在婚都结几年了,还老想这个干啥呢?再则,陈传凤也算是漂亮的那种,身材苗苗条条,皮肤白白净净,长一双不大的杏眼也透着聪明,就是文化差点,人就显得张扬些,再加上她爹的那些钱,人就更加有些膨胀,虽然夫妻二人关系还算不错,但压根也没咋把自己放在眼里。

如陈传凤所说：“本科毕业证也不能当银行卡去街头取款机里取钱花，学的那些没边没际的所谓理论早就着稀饭快吃光了，就连汉字认识那么多都没意义。我写个字你认认看，‘蕤’，读啥？啥意思？一个汉字，长得跟刺猬一样，多了它咱们也遭不了灾，少了它咱中国人也不能都脱贫，哈哈，还政策研究呢，那个老荣你也许还没我研究得透，懒得说你，睡吧睡吧，都快一星期了，酒量不大一喝就醉，你是想逃税啊，还是无粮可交……”

郑州的路街多是指东朝西，向南往北的，加上上学四年，找个私宅还是不成问题的。老荣调任河阳县委书记六年多了，这还是冯承林由金波陪着第一次去郑州找他。

金波比冯承林大两岁，过去在开封、西安……反正全国各地跑来跑去到处收藏文物。荣书记上任后，河阳县这片炙手的热土立即掀起了土地开发的惊涛骇浪，据说金波不知是卖了一个汉代的铜镜，还是明朝的花瓶，然后回来支持新主子的新政，弄了三百多亩土地，就此从文物雅士兼而做了土地开发商人。

第一次去的时候，金波帮忙淘换了一只半尺多高的青铜鼎，说是战国时候高干家里盛汤的，上面还刻了几行不认识的小字，费了老鼻子劲。

金波又对冯承林说：“抗美援朝渡过江，出门在外嫖过娼，还有就剩上学同过窗了，也就是这么几大铁的关系，咱们这关系咋说呢，我从洛阳拿的东西，光是风险费也值个五八万的，算了算了，给人家个本钱三万，三万吧。你也知道，我现在可以支配的货币已经不是什么五六位数了，我不需要这个零头，只是你也需要经经事了，也该有个成本核算啊，这也算是你的投资吧。据上层消息……”说到这儿，金波伸个头过来：“咱们河阳县不是要建成鄂豫皖三省接合部区域性中心城市嘛，为了加强对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的组织领导和那个啥——对了和协调——县里最近准备弄个啥中心城市建设办公室，说是逐步还要给弄成中心城市建设协调局，照我看也是为了安排人的，你就奔那儿去，刚支的摊子，人少，你先入为主啊，真到那一天‘办’变成‘局’了，提拔人你也占优势。”

冯承林家几代贫农，住在淮河南岸的河口乡，过去那里年年遭水淹，靠吃些国家救济生活。

近几年国务院治水投入一年年加大，行洪区也规划好了，移民迁安也完成了，冯承林的老家也搬到了离河口乡不远的移民安置点，但翻破家谱，

也找不到个近门的能耐人，自己毕业后没本事留在大城市，只能回县里人才交流中心留档备案，当年离家求学恍若叛逃，最终还是被无安可招的政研室招了安。而为此，他也兴奋和成就了良久，穷得走在街上找打都没人打的他考上了大学现在又进了县衙，再回到河口也不怕没人敬酒递烟了。

但时空啊，时空真他妈的折腾人，时过境迁了，荣誉感就像钱包里的工资，只消不涨。身处县衙的环境又一脚紧一脚地踩着虚荣的尾巴，就如同人不肯要的猴子屁股上的那根尾巴，而一旦这根尾巴长上了，要割掉却是隐隐作痛，每每不忍。从科级到厅级，领导干部每天包围着他，就像那些毒性不同的病菌，不停地对他发起进攻，一次次感染着他的躯体，从皮肤到大脑直至心脏。冯承林病得快垮了，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逃离疫区，要么进行自身免疫，对这些病毒产生抗体，一旦产生抗体，病毒就不会毒自己而是毒别人了。

冯承林对自己这种认识上的质变感到一阵惊喜，要解决问题首先是要认识问题，现在问题认识清了，他稍稍作了下远景的规划便做出了人生最大的一个决定，去毒别人。

哈哈，或许冯承林并没想去毒别人，一个纯朴的农民大学生也不一定就有这么重的心思，他倒是真的决定去努力争取混个一官半职，免得人家呼来唤去整天像个无头无脑的陀螺。再后来认识了陈传凤，再后来知道了陈传凤她爹也就是他现在的岳父陈茂山的背景，再后来认识了县长的跟班章致，玩上了老荣的秘书小尚，还有一帮又一帮的场面上人，高中同学金波也荣归故里了，这一切难道会是天意吗？但这一切又不能完全和陈传凤摊牌，更不能让陈茂山反感，因为对他而言，陈传凤他们是他法定的外援。能把握好这个“法”字，他便有外援，拿捏不好，他也只能长叹无助了。想到这儿，他不禁心中一笑，法援法援，看来不单单是法律援助，竟还有如此玄妙的另一层深意呢。

那三万块钱是他近一个月早出晚归换来的，那是陈传凤的嫁妆，或是陈传凤的私房钱，抑或是陈传凤私房钱的一部分。冯承林一米七八上下的个头，鼻子眼睛端端正正，若不然，别说他不待见陈传凤的高中文凭，倒不如说陈传凤不待见他一身的咸菜味。人又图个啥呢，陈传凤既不能抱着红红绿绿的纸币睡觉，也不可能躺在煤堆和青石滩上撒娇，她需要的是扎扎实实隆起的胸肌，是硬朗的男人的腰板，是冯承林腋下散发的二十摄氏度

左右孟春清晨初醒时第一缕闲愁般的荷尔蒙的朱古力甜香。二十多天下来，也有风生水起。二十多天下来，也有风卷浮云。二十多天下来，终归是风和日丽。二十多天下来，用陈传凤老家亮山花楼的土话来说：我叫你走路腿打瓢；用冯承林老家河口的土话来说：我还是给你盘得亮亮的。

呵呵，揭人家小夫妻的短也不来多大劲。合法的事往往缺乏跌宕起伏吸引眼球的情节，难以满足众人猎奇的心理需求。但冯承林拿了三万块钱给了金波倒是真的，于是冯承林就抱了那只战国高干的汤盆送到了郑州。

金波说荣书记好这个，好这个就差不多懂这个，所以坐在客厅里，围着茶几上那个长满绿斑的东西，冯承林啥也不好说，他不懂这些东西，所以不能评价它的真伪，他更不能说这个东西自己花了多少钱，那不仅俗，而且等于把这笔交易公开化了。这种交易，一旦公开就有风险了，一旦卖方不卖了怎么办，自己想买的東西也不是市场上随便就能买到的，真要是商铺林立、明码标价却也罢了，最怕的是货不真，或是你倒霉赶上了信誉度差的卖主，这种商业欺诈投诉都难，举证难啊，准确地说是无证可举，更没有有效的法律文书。不想那么多了，只要是他收下了这个东西，这笔生意就可能成交。可他要是不收呢，不收怎么办呢？金波也没和他说不收怎么办。

“应该收，应该收。”冯承林一惊。荣书记正指着那鼎的一只足喜形于色地和金波说话。

“就收这么一点好，往里收一点敛而不张，有儒雅之风；收多了也不好，收多了必显拘谨之态，再说，收多了也不稳啊！哈哈！”

冯承林心中窃喜，荣书记说收得正好啊，既收了又说恰到好处，看来自己的事靠谱了。到了郑州他又给金波买了套两千多块钱的毛料西装，商量好的由他开口跟荣书记说自己的事，咋不开口呢？

“荣书记，听说县里要成立中心城市建设办公室，都说叫啥……中心办吧！中心城市建设，方方面面的关系需要协调，但归根结底一句话，还是要发展经济，省里县里那么多优惠政策要落实，还要跟踪监督，当然肯定离不开宣传吧，你不说谁知道呢？承林郑大毕业，又是学文的，哪天让他写个材料你看看，要是你看上眼了，就让他去中心办负责个文字宣传，锻炼锻炼，别的不说，对你贴心贴意我能担保。”

金波看荣书记心情不错，就借机把话给说了。

我还气

章致把袁县长第二天参加一个企业庆典仪式的讲话稿按县长的意思修改好,放在县长的办公桌上,就去金豪大酒店和县财政局的几个领导喝酒了。六个人两瓶茅台下肚,服务员正开第三瓶,这时候副局长常宽的手机“滴滴滴”来了一条短信,机关事务局办公室主任余丽丽一把把餐桌上的手机抓去了。

“来来来,倒上两杯酒。这信息要是凤丫头发的你就喝两杯;要不是她发的,我就给大家念念,怎么样?”

余丽丽打开摩托罗拉翻盖看信息,坐在一旁的章致忙伸头过来鉴证。一听说凤丫头发的,一怔,忙说:“不行不行,四杯四杯。”

信息是小尚发的,并不是陈传凤,余丽丽不免有些失望。她看完短信,就咬着下唇把手机塞给了歪在自己肩膀上的章致。

章致一看叫道:“尚进的信息,你说过给大家念念。”

在座的一听是尚秘书发的信息就知道又是黄段子,一窝蜂来了精神:“念念念。”

余丽丽二十七八岁,小巧玲珑,长一张娃娃脸,知道大伙使坏,但若食言又怕没了酒桌上的气氛,加上不是陈传凤发的,她便又多了几分逗乐众人的兴致:“你们这帮臭男人,念也可以。这条信息其实是两篇短小说,每篇里面都有个高潮,我念到高潮前你们一齐喝一杯,等我高潮完了你们再喝一杯。”

“哈哈,你光顾着自己高潮完了就让我们喝,骂我们啊,你还是留着给常宽喝吧。”大伙都起哄。

余丽丽本来是说“等我把高潮念完了,大家共饮一杯”,结果口误给自

己闹了个大红脸,一时也没台阶下,只好恨恨地在桌下揪了一把座位右边常宽的左腿:“不喝拉倒!不念了不念了。”

“好好好,喝喝喝。”常宽连忙带头圆场。

余丽丽开始念:“年度获奖小小说《好悬》。”信息里的主人公是老王,余丽丽随口改成了老常。“老常提前下班回家,发现老婆和单位书记偷情,吓得老常赶紧跑回单位。喝吧,留着经典的一句等你们呢!”

大家也没听出个所以然来,只明白余丽丽在编派常宽,就各自喝了一杯。

“好好。”余丽丽接着念,“老常一路跑回办公室叹道:好悬,差点被领导发现早退。”

“哈哈,老常,还是你敬业,敬你敬你。”

余丽丽继续念下去:“年度获奖小小说《好悬》姊妹篇《原谅》。老常知老婆与领导不轨,怒找领导妻,领导妻气极,说:咱们上床报复他俩。常宽常宽,这回你是否极泰来啊,带头喝。”

“事毕领导妻道:我还气,再报复一次!老常告饶道:求求你,我已经原谅他们了。”余丽丽念完了信息。

“不喝了,不喝了,便宜都让老常占尽了,让他自己喝。”章致笑得弯了腰,顺手在余丽丽的左腿上拍了一把。

这时另三位有些不忍心了:“不行不行,余丽丽,老常老婆也让你送领导了,领导老婆年纪又大,常宽这可是里外吃亏,你得跟他喝个交杯。喝交杯喝交杯……”

饭局闹到快九点半才散,章致晕头转向,在路边人行道上漫无目的地瞎走,想起为一条信息余丽丽和常宽赌酒,心中不免有些空落,空的并不是因为余丽丽,而是她赌那是谁发给常宽的信息,虽然有他在余丽丽大腿上那连拍带摸的一巴掌,但还是难以释怀。翻弄着手机想给陈传凤打电话,一看时间又觉不妥,这时才在已接来电里看见王有道的号码,方才想起曾经承诺也好敷衍也罢的那一番说辞。一想这么晚了,估计老王也回亮山了,打个电话问候一声,就说自己下乡刚回来,也不失礼数。

手机震了好几遍铃,章致正想挂断,那头却接了。

“章秘书啊。”

“哎呀,哥,刚进城关,对不住对不住,你在哪儿我去看你。”章致是想:

尿,你回东楼了,我现在去哪儿看你呀?

“老弟恁客气啊,中午你安排的那个剑南烧春劲大,好酒我也拿不住,弄晕了,下午冯主任陪着搓了半天麻将,这会儿刚到大胖这儿吃烤鱼。你工作忙就别来了,凤子俺们喝喝啤酒就行了。”

一听说凤子,章致不由得酒散了三分,嘴里说中午弄晕了,这又要喝喝啤酒,这老王可真不是盏省油的灯,便一手拦出租一边喊过去:“等我啊,我立马赶到。”